

旧手机壳

By Fallon

换手机壳时，我先看见的不是新颜色，而是旧壳里面那一层细灰。平日贴得那么紧，原来也留着许多看不见的空隙。灰尘沿边排开，角上还藏着一点纸屑。我拿布慢慢擦，手机本来的颜色重新露出来，陌生得像刚买回来那天，反而不是这些年每天握着的东西。旧壳是朋友替我选的。那时我们站在一排货架前，我嫌这个太亮，那个太素，她最后挑出一只，说先试试。装上以后也没有立刻特别喜欢，用久了却不再想换。背面的图案逐渐磨淡，最常碰到的地方光一点，像手自己留了一张没有经过同意的使用地图。朋友看见新的，说终于换了。我把旧的拍给她，她先说怎么脏成这样，过一会儿又认出原先的图案。我问还记得在哪里买的吗，她想了半天，只说店里有只橘猫，总在收银台睡。我反而完全不记得猫，脑子里只有那条很窄的过道和她伸手替我拿东西的动作。旧壳后来没有继续用，收进盒里。偶尔整理时拿出来，指尖仍然会停在原先的凹处。它已经护不住现在这部手机，也不必再承担什么。我只是每次看见，都短暂想起一个自己没有记全、却确实与她一起站过的下午。

By 酒獠

旧手机壳最容易在取下来的那一刻，坦白自己这些年究竟经历过什么。原先我觉得只是颜色旧一点，拆下来放到白纸上，才知道它已经黄得相当有主见。边缘的裂口平日被手机撑着，还装作若无其事，一离开岗位，立刻弯出一种完全不适合继续使用的姿态。我看着，甚至有点怀疑它刚才是在坚持工作，还是主要依靠被夹在中间而保持体面。母亲问怎么还不扔，我说先把夹在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里面有一张小照片、一片票根，还有一枚不知道为什么被我临时塞进去的卡针。幸好没有再多，否则这只壳除了保护设备，还在承担一间设施不全、没有清单的微型仓库。清完以后，新壳装上，手感很不习惯。我总觉得手机突然变大，又像变得过分干净，拿着走几步便忍不住低头看。朋友说这不是挺好，我说当然，只是旧的已经替我决定了手该放哪，新来的还没完全熟悉工作。过了几天便适应，旧壳反而显得格外别扭。我没有再为它申请长期保留，按情况处理，只把那几样夹层物品另外收好。手机恢复正常体积，秘密也终于各有位置，不必继续在透明与发黄之间挤着，共同假装自己只是一层普通塑料。

By 茵长

我的旧手机壳里夹过一张很小的贴纸，画着朋友那天随手涂的一颗柠檬。她说不好看，别放进去。我偏要放，还专门挪到不会被摄像头挡住的位置。装好以后，柠檬歪在中间，旁边留着很大空白，确实不像认真设计过的图案，但每次拿起，都能先看到那一小片明亮的黄。有回下雨，手机放在包里，包边湿了一点。回家拆开检查，贴纸没有坏，只是底纸略微卷起来。我把它取出晾好，夹在书下面压平。那几天手机背面空着，朋友看见，问柠檬呢。我说在养伤，她笑得很厉害，后来又认真问有没有办法弄好。等重新放回去，颜色还是原来的，只在角上留下很浅的一条痕。我拍给她看，她回了几个夸张的庆祝表情，仿佛这颗不会说话的水果真的经历过一场值得大家关心的小旅行。后来换手机，旧壳尺寸不再合适，柠檬却能继续带。我取出来时，才发现它在里面压得很服帖，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容易翘。新壳里我仍放在差不多的位置，朋友说怎么不换张新的。我想了一会儿，说这张挺好。她便没有继续劝，低头又画了一颗，画完递给我，说那先备着，万一哪天你想让它有个邻居。

By 霁声晚

旧手机壳被取下来以后，里面那张照片终于能完整地看见。

平时只露一半脸，另一半躲在手机背后。我自己都习惯了那种残缺，看见完整的，反而停了一下。照片里朋友正往旁边看，我的肩膀挤在角落，没有拍清。那天我们想合影，自拍角度找得很久，最后嫌麻烦，随便按了，结果谁也没好好看镜头。

洗出来以后，她把较清楚的一张拿走，这张给我。我说我怎么只剩肩膀，她笑着说你自己拍的。我没有反驳，夹进手机壳，从此每天跟着出门。渐渐的，照片不再让我想到拍照过程，只

在别人问起时，才重新获得那天下午的声音。

拆壳那天，纸背有一点发暗，边缘比原来软。我拿在手里，不太敢反复折，便先放到桌上。新壳是深色，看不见里面，照片放进去也不会再露出那半张脸。我试了一下，觉得没意思，又取出来，夹进钱包。

那里原先有一张不用的会员卡，我把它抽走，照片便正好待进去。只是每次拿钱，要先看见朋友侧过去的眼睛，再看见自己那截没什么辨认度的肩膀，像我们仍然没决定好究竟谁该站到镜头中间。

我一度想重新拍一张。后来见面，吃饭、走路、找店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谁也没提。等分别，走过路口才想起来，再拿手机，对面已经有人挡住她。我站在原地，没有喊，屏幕里只留下一段很普通的街道。

朋友后来问为什么换壳，我说旧的坏了。她点头，没有注意那张照片去了哪里。我也没特地说。只是下次一起吃饭，结账拿钱包，照片从夹层露出一角，我忽然想到，她已经在不同地方陪我待过很久，却一直不知道自己今天坐在哪里。

By 青川渡鸦

我曾经因为手机壳上有几道裂痕，一直犹豫要不要换。它还能套住，外观也不是不能忍，母亲说既然担心，先看看实际哪里出了问题。我取下检查，发现一处边角已经不再贴合，原先以为只是表面难看，实际上使用状态也变了。于是换掉，没有继续拿节省作为拖延判断的理由。新壳选得普通，尺寸适合，拿着也方便。店里有许多更吸引人的图案，我看了很久，最后没全按第一眼的喜欢决定，但也没有故意排斥好看。每天要握在手里的东西，功能和感受原本都值得考虑，不必先装出只在乎一种的样子。旧壳里面夹着几张纸，我一一取出。有张早过期，有张仍要留，分别处理，才发现之前不肯换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懒得整理这些。物品已经承担的储存功能，会让一个看似简单的更换变得复杂，也容易被我误认成对它格外有感情。后来我不再把所有临时重要的小纸都塞进去。确实需要随身带的，找合适位置；用过的及时看一遍。这样下一次换壳，不必连带举行一次几年积压的资料清点。旧壳被处理时，我也没有觉得之前的使用遭到否定。它做过的工作不会因为离开手机就没有发生，而我继续使用设备，也不必始终维持最初那层外观。